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岳修鹏：黄河口的“鸟爸爸”

□ 本报记者 杨学莹
本报实习生 郑思茉

很少有人办公环境如此开阔：在黄河口，人均管护1万亩湿地。这里原始宁静，却又热闹喧哗。368种、每年600万只鸟儿在此越冬、繁殖、栖息；99种昆虫为山东首次发现。为了鸟欢鱼跃虫鸣，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管理站站长岳修鹏，和同事们日夜守护在万顷芦苇荡和大海波涛之上。

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黄河口管理站站长岳修鹏，和同事们日夜守护在万顷芦苇荡和大海波涛之上。他们在原始荒野中与鸟为伴，被称为“鸟爸爸”。岳修鹏最喜欢登上远望楼，遥看大河入海、鹤鸣九皋、碱蓬艳红。他说，游客看了，只会赞叹一声；不会像他们——这些深味背后艰辛的人，由衷地骄傲。

“让鸟吃得饱、吃得好、住得安全”

在岳修鹏眼里，一年只有两个季节鸟从北方飞到这、鸟从南方飞到这。其他的时间，他们给鸟搭巢、给鸟种粮、给鸟堆岛，整天围着鸟忙活，可以称作是一群“鸟爸爸”。

岳修鹏是个敦壮汉子，中等个子，方脸寸头，身板直，话音铿锵。但说起鸟儿和湿地来，他却心细如发，语气中带了轻柔。

东方白鹳，是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称“保护区”）的“旗舰种”。游人进入保护区，常看到这种一米多高的大鸟在高高的线杆上做巢，还以为它很常见。实际上，它是世界濒危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全球仅剩3000只。而这些线杆，多半是岳修鹏他们为东方白鹳人工架设的繁殖巢

岳修鹏还记得，2003年，同事们首次发现东方白鹳在保护区内的油田电线杆上做巢的兴奋劲儿。那时他在大汶流管理站工作。大家奔走相告、争相来看，观鸟协会和媒体也争相赶来拍照，结果把鸟吓得弃巢而走。他们一查资料，原来东方白鹳喜欢在12-15米高的地方做巢，就架设了多根水泥杆，顶端用角铁焊上了碗状的巢托，让鸟儿在上面衔枝做巢。2005年，东方白鹳首次在保护区野外繁殖成功，孵了2巢7只幼鸟。此后越繁殖越多，今年孵了115巢315只。15年来，保护区累计繁殖幼鸟1954只，将其种群扩增了65%。东营也成为东方白鹳全球最大繁殖地。

为鸟筑人工巢，只是“小打小闹”。岳修鹏和同事们为鸟类“造城”，一造就是几万亩，那是2002年。1972年至1998年间，黄河曾有21年发生断流，三角洲湿地退化、水面缩小，保护区决定在盐碱地上修建围坝，在雨季蓄积雨水、引蓄黄河水，以淡压碱，恢复湿地。岳修鹏在大汶流管理站参与了监工。起初，他们搭起围坝，圈起3万亩地，蓄上水。但水面太大，来回形成波浪，不久会把围坝冲坏。他们就在围坝内侧搭一部分小型隔坝，把围坝外侧用木桩、苇板加固。这样还不行：放水多了，围坝会被冲垮；放水少了，三四十厘米深，几个月就蒸发干了，鱼死了，鸟飞了。

通过反复试验，岳修鹏他们找到了一个办法：水下不要“一马平川”，而是挖成大斜坡，有深水区、浅水区，让长腿、短腿的鸟都有地方呆。即使水干了，洼的地方还能存点水，鱼还能活。光是一片水还不行，鸟需要有地方栖息、繁殖，他们在湖心堆上若干小岛，作为鸟类繁殖岛。

有吃有喝有地儿住，鸟来了、鸟多了。“鸟跟人很像，需要的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有吃的，吃得饱、吃得好，二就是安全感。有安全的地方栖息、做巢。”岳修鹏说，自那以后，用这个办法，保护区累计恢复了几十万亩湿地。现在游人从保护区南门进入看到的那块20万亩湿地，就是他们人工恢复的。

有些鸟吃鱼虾，有些鸟吃种子。岳修鹏他们在保护区内选定了专门的“鸟类补食区”，和农民合作，种上稻子。等稻米熟了，农民收走7成收回成本，剩下的3成打到地里给鸟吃。“这些地块，冬天大雁很多。一群1万多只，非常壮观。”他高兴地说。

除了给鸟种粮，还要给鸟“化缘”。保护区里，还有一部分农民的农田，1992年保护区建区时把这些区块划入，就是为了鸟类有充足的食物。但地是农民的，种啥农民说了算。岳修鹏他们就要去做农民的工作，让他们不要种棉花等经济作物，而是种谷子、小麦、大豆、水稻等粮食作物，而且不能使用高毒农药。

每到冬天，大批的候鸟从北方飞来，时常“人鸟争粮”。野鸭啃了麦苗，大天鹅啄了莲藕，农民对这些“保护对象”拦不敢拦、撵不敢撵，瞪眼受损失，就找管理站理论。岳修鹏和同事们就像自家孩子惹祸了一样，给人家赔礼道歉说好话：“全球有8条候鸟迁徙路线，咱这里占着两条。咱处在这个特殊位置，保护鸟是为了保护全球生态。大家理解理解吧！”

“天边有群男子汉”

开车去采访岳修鹏，还没有到管理站的办公楼，已经感受到了荒原的气息。柽柳的叶子毛茸茸的，半伸到路上，仙气飘飘的。野芳侵道，曲径通幽。但真正的荒原旷野，还在保护区里头。

31.8万亩确权土地、30万亩确权外土地、10多万亩滩涂海域，这是黄河口管理站的管护范围。目前全站有职工70人，除去内勤，人均管护面积超过1万亩。岳修鹏他们划分了几个网格，每天巡逻：防火、防盗猎，查看围坝、连通闸等设施是否完好，调查植物病虫害、鸟类种群等情况，清除海浪冲上来的垃圾。

巡逻时，岳修鹏他们三四人一组，开着皮卡车，拉着灭火设备、铁锹、打捞网等物品。保护区的核心区内巡护道路不能硬化，土路泥泞，坑洼不平，颠颠簸簸。科研人员到芦苇丛中、滩涂上去“数鸟”，就要蹚水。重点保护的鸟类，要数到巢、到只，以便统计种群数量、分布范围、幼鸟成活率等指标。遇到新品种的鸟类一闪而过，他们可能要在附近盯守、寻找几天，才能找到它们的巢，记录下来。

最怕的是捡到死鸟。岳修鹏说，早年有“闹鸟”的，就是毒杀鸟，卖给南方的饭店。遇到死鸟，要带回解剖，以区分是自然死亡、毒杀，还是疫病。遇到病鸟、伤鸟，他们就抱回去，灌药、打针、包扎。游客在保护区见到的“百鸟园”，里边的鸟并非从湿地里抓来展览的，而是巡护发现和市民送来救助的鸟。

经常和鸟打交道，岳修鹏他们熟悉鸟、喜欢鸟。“鸟很神奇，它们会自我‘治病’。海边有一种叫‘海大夫’的蟹类，有些鸟生病了会去吃它。”岳修鹏说，“鸟还会观察、学习。东方白鹳最早在油田的双杆线塔上搭窝，起初有的鸟搭在一头，一刮大风，巢掉下去了。往后它们像学会了一样，你现在看，搭在中间的窝最多，其次是右边，搭在左边的很少。”

茫茫湿地，天大地大。岳修鹏说，早年有家电视台过来拍摄过他们，题目叫《天边有群男子汉》，他喜欢这个题目。保护区人迹罕至，夏天钻芦苇丛热了，他们常常光着膀子；到滩涂数鸟、查看碱蓬，他们挽起裤腿、光着脚，像野人一样自由。

旷野也让人孤独。岳修鹏说，1998年他刚到保护区工作，骑摩托车巡护，常常七八天见不到一个人。那时交通不便，大家就住在保护区里。一个班住半个月，回家一天拿点衣服，回来再住半个月。现在有了通勤班车，可以回家了，但每天仍要留1/3的人员在保护区值守。每年四五月份火灾高风险期，管理站全班人马都住在保护区。

“陪家人的时间，还不如跟同事在一起多。住宿舍，集体生活也有很多乐趣。”岳修鹏说，“就是长期在偏僻的地方待着，出去跟外人说话，感觉跟人家有点对不上茬口。”

“太怕事了，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保护生态就要打击破坏和违法行为。一执法，就可能引发冲突。岳修鹏说，不能怕事，否则工作就没法开展了。

大汶流管理站的前身是垦利县（现为东营市垦利区）畜牧局下设的草场管理站，早年为了发展畜牧业，当地引进了16个养牛大户，每户划500亩地，给他们放牛。1998年，岳修鹏从垦利县畜牧局下属的冷藏厂副厂长任上，调到这里工作。养牛和保护格格不入，2001年，保护区下决心将这些养牛大户清理出区。

养牛大户们不干了。他们把保护区的巡逻面包车扣了好几天，放了气。站长去要了好几次，没要出来。一天中午，站长叫上岳修鹏及一名司机，要把车抢回来。大夏天，太阳正毒，岳修鹏和司机用打气筒轮流给车打气，打了40多分钟，才把气打起来，两人汗流浃背。往外开车的时候，养牛户不让走，一群人围住了车，其中一个人抢上一步，要去放气。岳修鹏急了，挥拳拉开架子，喝止了要放气的那个人。众人一愣神的功夫，司机跳上车，把车开了出来。

湿地里有水有鱼，有人来打鱼摸虾。有一次，来了一拖拉机人，带着网、桶等工具。在检查站值班的岳修鹏出来阻拦，这些人推着车，硬要闯栏杆。岳修鹏站到车头前阻拦，一边大声呼叫同事，总算拦住了。“你坚持正义就行，邪不压正。你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太怕事了，工作就没法开展了。”他说。

眼下，最大的冲突在海上。岳修鹏说，黄河口近岸海域河口生态系统，是黄渤海渔业资源的主要产卵场、孵幼场、索饵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必须严厉打击非法捕捞。保护区给各个管理站配备了巡逻艇、租了大铁船，只要没有大风大浪，岳修鹏和同事们轮番，24小时盯在海上、住在船上。

不仅在海面上，潮沟里也有滥捕乱捞的不法分子。他们趁水大时把船开进潮沟，在里头住着不出来，打鱼、逮螃蟹卖钱。今年春天，岳修鹏的同事们在巡护中抓住了一个非法捕捞的。一问，里头应该不止一个。四位同事就再去找。他们先开大船、再坐小船，最后水很浅了，小船也进不去了，就蹚水走进潮沟。

光顾着找人，没注意天晚了。再往回返的时候，涨潮了。船还停在远处。四人赶紧用手机联系岸上来人接。说罢手拉手往外走。深一脚，浅一脚，有的地方还有暗沟。起初，水只有30厘米深；走着走着，水到腰了。茫茫海洋，周边一片水，四人又累又怕。走了两个多小时，快艇才将他们找到。这时，天已经快黑了。“再晚了就很危险了。人就没有方向感了。”岳修鹏说，“后来又去了一次，终于逮到了两个非法捕捞的，送公安局刑事拘留了。”

荒野“游荡”23年，岳修鹏最喜欢的事是登上远望楼，遥看大河入海、鹤鸣九皋、碱蓬艳红。他说，游客看了，只会赞叹一声；不会像他们——这些深味背后艰辛的人，这样由衷地骄傲。

每逢候鸟迁徙期、繁殖期、越冬期，岳修鹏都要去大汶流候鸟集中的地方去巡护监测。他要守护着这些老朋友。23年，这些鸟已经更替过多少代，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一只、那一群了。但岳修鹏他们还在这里，守望着、守护着。看到万鸟欢腾，岳修鹏觉得，工作中、生活上遇到什么烦恼，都忘光了，心情也跟着飞翔起来。

“瓷娃娃”周玉丹的幸福生活

□ 本报记者 蒋鑫

从以前的生活艰辛到现在的幸福日子，“瓷娃娃”周玉丹用坚持、不放弃的精神，在电商直播中闯出自己的一方天地，也让人生有了新的可能。

8月20日上午，小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接近10点，记者来到位于菏泽市牡丹区沙土镇唐庄村周玉丹家，正巧她在直播。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小朋友”坐在靠近门口的轮椅上，对着手机在向粉丝介绍口红。这个“小朋友”就是周玉丹，今年21岁，身高不到80厘米，体重不到50斤，患有成骨不全骨脆症，身体萎缩成娃娃般大小，俗称“瓷娃娃”。由于常年需要人照顾，她与有着同样病症的母亲，在姥爷姥娘家生活。

□ 蒋鑫 报道

现在，周玉丹依靠直播赚来的钱，可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这让她感到很自豪。

“只能是接受疼痛”

周玉丹的妈妈告诉记者，周玉丹从一岁开始就经历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疼痛——骨折。“丹丹一岁时，我给她换衣服，她突然哇哇大哭，一看，胳膊骨折了。自打那次开始，丹丹就开始频繁骨折。”丹丹妈妈告诉记者，从出生至今，她已记不清丹丹骨折了多少次，生活中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甚至一个喷嚏、打嗝，都能引发骨折。为此，周玉丹一天学也没有上过。

去年春天的一天，周玉丹打了一个喷嚏，结果肋骨骨折。“当时就是打了一个喷嚏，就感觉胸口疼得厉害，结果去医院一检查，肋骨骨折……”周玉丹说，由于家庭条件艰苦，每次骨折她既不吃药也不打止痛针，就这样硬生生与疼痛“斗争”。

“就是疼，疼到不能呼气。”周玉丹说，每当骨折后，她就在床上躺两三个月，静静地承受着骨折带来的疼痛。“哭也止不住疼痛，所以只能是接受疼痛。”

周玉丹的姥爷苏兆英说，让他印象最深的一次经历，是带着丹丹去医院看病。“当时丹丹8岁，去医院看病，需要先量体重，我刚把丹丹从座位上抱起来，还没来得及转身，丹丹就大喊，一看腿，骨折了。”回来后，苏兆英找来了电焊师傅，焊了一个小车，当成“礼物”送给了丹丹。

在堂屋的一角，记者看到了这个“礼物”。一个铁架子上，铺着块80厘米长的木板，两个扶手焊在两边，下面装了四个轮子，由于常年没用，小车已锈迹斑斑。

“当时出门，姥爷姥娘就用这个小车推着我出去。”周玉丹笑着说，这个“礼物”一直伴随着她到18岁，这十年的时间，她“吃住”在车上。由于没有了身体的直接接触，也减少了她骨折的次数，所以在她眼中，小车就是她对抗疼痛的“战友”，以至于现在周玉丹还留着它。

直播粉丝从零到破百万

周玉丹没有上过一天学，但是认得大部分生活常用的汉字。怎么学的？周玉丹说，那时候，对于天天熬时间的她来说，认字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最开始的时候是姥爷教，“斗大的字不识几个”的苏兆英倾尽所学，把自己认识的字都教给了丹丹，再加上家里有一台小电视机，周玉丹啥节目都看，她对着字幕一个字一个字去认。

“有时候在家待着无聊，特想找人聊天。”说起直播，周玉丹说，由于常年在家不出门，周玉丹特别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很想要一部手机。2017年，丹丹的阿姨送给了她一部手机，虽然这部手机运行慢、容易发热，但她却视若珍宝，倍加爱惜。“当时只要是手机发热，我就赶紧关掉。等它‘退烧’了，我再打开。”也就是从那时起，周玉丹开始接触网络。

“那时候刷快手看别人的视频，偶尔遇到自己喜欢的视频也会留言请教拍摄技巧，再到后来，网友聊天一直鼓励我让我开直播，我才决定开直播。”周玉丹说，当时快手开直播的前提要求，就是要有一条热门视频作品。2017年9月1日，周玉丹试着拍了一段妈妈洗衣服的视频发到了快手上，没想到收获了两千多个点赞和数百条留言。第二天，她就有了直播权。

2017年9月2日，对她来说是个特殊的日子，她第一次开直播。四五个小时下来，一共45个粉丝观看，虽然人少，但让她觉得很带劲。

“第一次直播啥也不懂，人家问啥就回答啥，基本是问关于我和妈妈的病和家庭情况。”周玉丹说，结果就在这次直播中，她收到了人生中第一笔钱——1.5元。“这是粉丝刷给我的礼物。当时觉着这一块五毛钱很珍贵，没有觉着少，无形中还点燃了希望——直播能赚钱，可以为家庭分担压力了。感觉命运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此后，周玉丹开始每天坚持开直播。每次直播都是围绕着她的病情来谈，结果慢慢地没有人再关注，甚至一连好几个星期都没有粉丝送礼物。后来，热心的网友告诉她：“在直播的时候可以捎带着卖一些东西，这样既有话题聊，还能赚钱。”

“我啥都卖过，毛衣、棉衣、男士鞋、吊坠……效果都不行。”最开始，周玉丹的阿姨花2000块钱，给她进了15件毛衣和10件棉衣让她卖。一个月过去了，她只卖掉了两件，最后剩下的衣服拿到服装店以低价处理了。“就是嘴笨，不会介绍。”为此，周玉丹只要不开直播，就看别人的视频，跟着学说话，她的直播间慢慢有了起色。

“带货也有窍门儿，不能一上来就卖东西，这样人家进来看一眼就会走。所以前期要预热一下，就是聊家常，聊最近发生的事。”对于现在的周玉丹来说，直播的要领她已基本掌握。“今天菏泽下雨了，下得还不小嘞。你们那边下雨了吗？”“我现在还没洗脸呢，一会洗了脸试试我家的面膜和口红，看看怎么样？”……直播时，周玉丹表现得自然幽默，聊天时就顺理成章把产品给推销了出去。

经过这几年的直播摸索，她的粉丝已经超过100万。现在，周玉丹依靠直播赚来的钱，可以支撑一家人的生活开支，这让她感到很自豪。

想要健康的宝宝

在采访时，一位皮肤黝黑的年轻小伙子时不时地走到她跟前，送水、递东西。

“他是我对象。”周玉丹略显害羞地说。去年4月20日，她通过媒人介绍，认识了比她大6岁的胡修安。“相亲前媒人把她的情况都跟我说了，见到她本人后，我第一眼就觉着，挺心疼她，有种要保护她的感觉。”胡修安说。

在经过几次交流后，双方都比较满意，就在当年5月10日订了婚。今年1月13日两人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结婚前，他在工地干活，一个月也有几千块钱收入。结婚后，他为了照顾我，就没有再去打工。”周玉丹说，由于胡修安家发货不方便，再加上订单的增多，胡修安就跟着周玉丹一起，住在了姥爷家，一边照顾她一边负责打包发货，偶尔还会出镜跟她一起直播。

采访时，胡修安时不时询问周玉丹的身体情况。“累了吗？歇歇吧。”

周玉丹悄声告诉记者，“现在我怀孕了，他们怕我累着。”周玉丹怀孕后，她很担心孩子出生后会像她一样，所以跑了很多家医院检查，医生不建议要孩子，但是她还是坚持了下来，因为想要一个完整的家。

“当检测结果说孩子没问题，我激动得不得了。”她把这个好消息第一时间告诉了当时在学车的胡修安。“我当时在驾校练习科目二，听到这个消息，我都没心思练车了，坐在树底下笑了好长时间。笑着笑着，眼泪流出来了。”说到这，胡修安又哈哈笑起来。

“健康，健康。别的我们不奢求。”对于肚里的宝宝，周玉丹和胡修安反复地“强调”着这个词。她说，她不想孩子出生后遭受像她一样的病痛折磨，所以只希望孩子健康，然后与宝宝一起，一家人，继续向幸福出发……